

日本新感觉派作品选

作者 = 杨晓禹 耿仁秋编 叶渭渠等译

页数 = 3 1 0

1 9 8 8 年 0 9 月 第 1 版

刺 绣 蔬 菜

中河与一 著

谷 学 谦 译

这不过是一个穷家的厨房记录。并且或许只是一种对她的苗条美丽的体态的赞美，或者是关于她的感觉所涉及到的青菜、水果和鱼类的感怀也未可知。

所说的厨房是用淡红色粗糙的墙壁四面围起，用木板铺地的，窄小的一间房屋。

一

丈夫从二楼的窗户望着她的归来。她环抱着筐篮，白净的手臂穿过篮子提梁在胸前支撑着，在副食商店和蔬菜店转了一巡。

每每向前迈步，和服前下襟就立即分开，这时沿着衣服前身到小腿又到大腿的曲线收缩似地将衣褶向上推去。好象有一种无声的微笑汇集到腹部一点，随着步履，衣襟被温柔地踢开，美丽的衣褶散乱而下。

但是如果让丈夫来评论她的爱好的话，她那只穿过篮子提梁的裸露着的胳膊放在水菜和西红柿中间来看，虽然还不能算是瘦削的，但也不能认为是丰满的。她自己也明知道。

如果可能的话把胳膊埋在能撑起放在上面的红香肠那样鲜嫩的白菜叶里，再把它顶在头上带回来才是最漂亮而又时髦的作法了。但是那自然对她来说是叫人胆怯又不好意思的。

对面的邻居一直在反复弹奏着小奏鸣曲的快速调部分。尔后夹杂在钢琴声中间，妻子敲打篮子底的噪音传到了二楼。一定是把买来的东西拿出来，接着倒出篮子里的土。

“嘿嘿嘿嘿嘿……”

对此丈夫不由得觉得可笑而笑了。而这笑声很快就回到了妻子那里。

“嘿嘿嘿嘿嘿……”

妻子也自然笑起来了。

她收拾好篮子，从摆好的青菜中拿起了三个苹果。多么清秀而又新鲜的香气！拿起苹果，一种凉爽的触感似乎把苹果里循环的微微脉搏轻轻地传给了她的掌心——而周围的淡红色墙壁承受了来自天窗的光线，使室内所有的物品及其鲜明的浓淡色彩都微微暗淡模糊起来了。

妻子拧开水龙头，银白的水落进水桶里，不等溢满就立即关闭了。

她在水上撒开了手。三个翠绿圆球快活地先后落入水桶中。之后还不停地浮起来又沉下去。她用一只手往水果刀上浇了水，就象卖金鱼人捞金鱼那样拿起了苹果。

她用灵巧的手法刷刷地剥下皮。巧妙地运用着纤细的手指，转动着绿球，心情就象要在它周围绣上刺绣似的……

越过水果刀而连续流下的绿飘带，从她的手法上看反而倒觉得象用奇妙的魔术在苹果皮上每时每刻都把那飘带变成

洁白色了，同时还继续把水果刀向前推进。

不大一会儿，苹果包上了一层无光泽的白色。它恰似在白缎子上纵横交错地绣上了奇妙花纹。

她削了三个，放在盘子上，登上二楼。丈夫放下笔回顾了。

丈夫有一个毛病，吃东西时活象饿死鬼。新婚不久的她倒象是好笑地，然而又是兴致勃勃地坐在那里观看。

“前边那家的钢琴声有点吵闹啊。”

“真难为您了。那样整天弹个不停。”

“总得听他象疯子似地每天弹一个地方。”

他在白缎子上留下大牙印，香甜地吃着。

于是妻子就开始格外详尽而郑重地讲起了久未光顾的青菜市场的风光。

二

这时在她眼前浮现出方才看到的茄子、葡萄、甜瓜、花生、带土的白薯和鲜姜堆积如山的景象。这些青菜虽然有的带着绿色的叶子和皮，但回想时总觉得都是发黑的。这时从黑色突然产生了相反的联想。

“哎！我有一个印象，夏天的青菜市场颜色发黑，可是冬天的有些发白，是不是？”

她这样谈着，对自己这种想法似乎有几分得意。并且在心中描绘出一幅一个冬天十二月晴朗的傍晚，白萝卜正上市时的青菜市场的景象。这是一个净摆出萝卜的特殊季节，给人的印象是强烈的。在暗淡而冷清的灯光下，有无数仅带一点

绿叶的白萝卜一排排放在宽敞的室内地上。在矮矮的天棚下总有一个黑人影叼着烟斗在那里徘徊着。他就象最贴心的人一样极为周到地照顾它们，譬如说，他对这些精心洗过的萝卜连它们的心理活动都能了如指掌，并且决不会随随便便地把它们掉在地上摔坏。他或者象征征服者巡视而宽容地对待奴隶，或者象古时的男人按照自己所好调教女人们，虽然在心里贪婪地欣赏她们的娇态，却故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不注视她们以刺激这些爱做出挑情姿态的女人们……，但想到此妻子对自己这些想法也感到厌烦了。在这一瞬间甚至还闪现出一种对男人的对抗情绪。

“讨厌！”

“什么？”

“有墨水点，在脸上。”

“嘿嘿嘿嘿……。”

丈夫终于笑出声来了。因为当妻子在手指上抹些唾沫擦拭他鼻子旁边的黑点时，正是在她现出一阵不明原因的沉默表情之后，终于停止了讲述有关市场的无尽无休的闲谈。

三

一个闷热的黄昏，微风刚才还轻轻摇动着庭院小草，现在骤然停下，在室内简直是呆不下去了。

妻子无意中看见了小狗其乐在树荫下被一条大黑狗所征服。她感到有点可怜，也有些残酷。那其乐总是那样天真活泼，每天晚上为赶出门外都要费一番周折，可是现在竟这样，多叫人厌烦！

其乐每天都来她的厨房美餐一顿。也许因此它好象是不愿意在前邻的主人家，却宁愿在她的窄小院子里过夜。

有时因为不管怎样赶它也不回主人家，她不得不严加威吓。而且即使好容易把它赶出门外，但它仍然呜呜叫个不停。如是雾夜，那叫声听起来比人的哭泣声更觉悲戚。

她今天让丈夫赶走它。他粗暴地用棍棒追赶那两条黑东西。黑狗象大船拉小驳船似地拖着其乐隐没于黑暗中。丈夫就这样关上门时她却也感到有些凄凉。

尽管如此，次日清晨她开门时，其乐就好象正等待着似地频频摇晃着尾巴，和往常一样地进来了。

在她看来觉得把前邻的狗驯养到这种程度也就象是对狗的主人，也是钢琴主人施行了报复。

又过数日，妻子刚刚看到其乐，也许因为那条大狗偷偷隐蔽来在这里，尽管呼叫要给它食物，其乐却早已销声匿迹了。

这样的日子虽然狗没来，却有近邻孩子们来到她这里游玩。

但是妻子在生活中还是在厨房里最能感受到真正的纯粹的幸福。

四

灿烂的晨光从开放着的进水口流进来了。在阳光中她淘米，几次把白色的水倒出去。水好象喜欢接触凉爽的空气似地掀起了一层层微波，它赶上水流前浪而后落下去。

不久滚开的水声在她身边响起。蒸气掀起壶盖叮叮作响。

她不由得心情快活起来。就好象水如此翻开会带来什么好兆头似地。

她关闭煤气的火，把煮好了的菠菜捞到笊篱上。并且等空出了水分之后放到研钵里磨碎。转眼间它就发出了扑鼻的叶绿素香气，磨成了稠稠的泥酱。

于是 she 就把泥酱浇在洋粉上。绿色的瀑布旋转着冲进白色的透明体里。它恰似绿色天鹅绒的冻鱼在贵重的水盘底层自由自在地游泳。

提起鱼来，她最喜爱绚丽的虹一般的深海色鲱鱼之快活。每当在鱼店看到它们摆在那里时，总被那鱼皮上的闪闪鳞光和对胃口的刺激挽留住脚步。

晨色将逝，暑热渐臻。她做好了早饭，给花瓶的玫瑰花喷洒了水，象信心十足的厨师一般地热情而又殷勤地招呼丈夫就餐。

五

那是一天下午。近邻的孩子们的化妆队伍蜂拥而来。她慌忙地把吃剩下的零食器皿拿到厨房。

丈夫常常往牛奶里放进柠檬片，或往葡萄酒里掺和牛奶，任意地弄出些新花样。妻子被劝喝了一点酒就醉红了脸，正退在二楼书房揉着太阳穴在休息。前邻仍在继续弹奏小奏鸣曲的快速调。他们若能搬走该多好。那嘈杂又是感觉迟钝的演奏家，既不老练又好冲动的富家公子的尖声，和它混杂在一起的姑娘们的声音。

听到孩子们的喧嚷声，丈夫走下一楼。他们二人还红润

着脸，脸的一部分因为醒了酒显得比平时更苍白。

孩子们不断地往鼻孔里插进容易掉的红玉米穗，一边在室内跳舞。

“咳呀，嘿呀！”

其中最小的舞蹈家最能逗趣。他似乎视他们夫妇如同自己的朋友，而且不顾这般酷暑竟戴上了老人的大毛线头巾。他大人般挥舞着手势，口中嘟囔着什么，时而滑稽地扭曲腰身，熟练地踏着舞步。

“咳呀，嘿呀！”

红玉米穗几次脱落又拾起来，涂上唾沫再贴在嘴边。

过了片刻，这位小滑稽演员不知何时停止了舞蹈，只热衷于往鼻孔里塞进胡须。但终于堵得受不了了，又慌忙地把它丢掉了。

“来，跳啊，跳啊！”

妻子低下头笑个不停。丈夫继续动员他跳舞。但这位小演员似乎还感到鼻子里不适，总是不停地抠鼻子。鼻子尖冒出了汗珠。他终于把手指上的鼻涕往草垫子上蹭了蹭，跑步走了。其他伙伴们追赶他，按着嘴上边的胡子也撤离了。

六

转瞬间秋风吹到了曾经是那样炎热的他们的胡同里。蚯蚓在低声鸣叫，敏感的银杏树已开始撒落黄金色叶子，每晚在森林上空升起的月亮也大改了位置。

谚语“秋天的茄子不要给儿媳妇吃”中所说的茄子上市了。

她把夏天以来一直使用的咸菜桶洗涮干净，又做了新米糠酱。有时天窗形的光亮映在茄子上；有时由于茄子靠墙放着而在茄紫色的光泽上映上红色；或由于牛奶瓶和淡红色墙交相辉映，茄子现出幻觉般玄妙的美，对这些她是百看不厌的。那茄子的味道自不待言，她还非常欣赏腌茄子的紫色轮廓里渗进一层深蓝的晕色。

从凉爽的秋天的空想中她联想到真鲷鱼汤和放在旁边的春花椒的香气等等。

从孩子们的游戏上她自然地回忆起了夏天时节帮助母亲疏通厨房水池子，又转而想起了大家汇集在一棵银杏树下抛石子打银杏果实的事。随后他们在花岗岩柱脚石上用力擦破银杏果皮，取出许多绿色果仁，把它们穿成串儿。

她尤其怀念那少女时代，孩子们在炉灶火上烧烤穿在松针叶上的银杏仁，他们还不时地递给她一个尝尝。试咬一下那滑润的果仁，一种微微发粘的难以形容的清香味便贴在舌上。

七

且说，寒柿初上市出现在水果店前的季节渐渐临近了。这种柿子带着黑斑，黑斑越多越甘甜。对面的邻居一家终于要搬走了。搬运车一停在正门前，众多人马把那沉重的使近邻伤过脑筋的钢琴装上车，其乐脖子上拴上了细绳子。妻子特别用心观看了搬出来的各种家具，尤其厨房用具。

其乐似乎是怀孕了，它在雨意浓重的道路上拱腰，摇头，向右挣又向左拽，拚命地想逃脱，但终于被拉走了。

妻子目送着它。想起来每晚把其乐推出门外，委实觉得可怜。在绵绵秋雨中她送走之后关上了门。

傍晚雨丝渐细，在静静的烟雾中一轮明月象一朵蒲公英开放了。夫妻二人想起了往常在这样的夜晚前邻照样会弹奏起那急促的钢琴第一曲，如今听不见却感到象缺少点什么似地寂寞。

天色还不晚。丈夫睡过一觉醒来之后，听到了正门那里有呜呜狗叫声。

“喂！不是其乐吗？”

这样一提起，妻子也说：

“是，我也觉得是它。”

丈夫立即起来，到外边去了。

“呜！又下大了。”

丈夫回来，这样说道。湿淋淋的黑东西跟在后面闯进来了。全身颤抖，软毛象刺猬似地竖立起来。

“你回来了！”

妻子一伸出手，其乐立即上前舔起来。

“哦！真脏，都湿透了。”

妻子下去想给它搭一个窝，它却把皮球般的身体毫不客气地往妻腿上贴近。

“讨厌！”

妻子象逃跑似地进了正门房间。其乐还在频频甩动着尾巴。

翌日清晨起来发现其乐毫不客气地把她珍贵的厨房弄得到处是泥。家畜的肤臭味，带着牙印的白薯和香甜的柿子味

搅浑了她安静的王国的空气。

中午，搬走那家的寄宿学生来了，说：

“哎呀，听说狗这东西比人还留恋故居。可是不管怎么说，来守空房也未免太可爱了。”

其乐究竟是到他们家，还是来她家的确也难辨别。

夫妻二人说，如果我们搬走了，其乐也可能时常到这里来的。

随着深秋的推移，妻子的淡红色厨房就更加充满了由于对新的各种鱼类和蔬菜的嗜好和期望而产生的生机和新鲜感。从卷心菜团上发出清脆的声音掰下一片片象牙雕刻般的大叶片当中，或从毛豆荚里剥出一粒粒绿色季节的纽扣当中，或从洋葱上切下一片片由散发异香的水分层层形成的无数象眼当中，她油然发出了对自然的赞美之情。最近她还时常甚至在梦中会见了青菜和水果的精灵。

“快冷起来了。”

有一天她这样说道。一想到她所喜爱的水都会变凉就感到有些凄凉。

然而每当她出去倒垃圾或回来关门时，她时常想起了其乐。因为在她的厨房生活之外，丈夫和其乐的生活以相应的复杂程度已经混合进来了。其乐自然和往常一样常来光顾，但每次都照例被那寄宿学生领走。

八

此后其乐的身影久久不见了。妻子前来坐在丈夫身旁，在刚拿出来火盆上伸手烤着火，露出一一种讨人喜欢的眼神

说：

“其乐现在也许该生孩子了吧。”

就在这时丈夫瞥见了妻子常年渗透着水果光泽和香气的、樱贝般美丽的指甲。

妻子的手还远没有皴裂，因为她还继续保持着新婚般纯真的品格。